

史海钩沉

心犹明月照千古

◆王剑

战国时有一个人，头顶荷叶，赤裸着上身，在濮水边钓鱼。楚威王的两名使者到了，恭敬地对他说：“我们大王想请您去做相国！”面前是清波粼粼的河水和自由快活的游鱼，背后是楚国位高权重的相位。换成其他人，很快就会作出选择。但没想到，这个人专注地盯着水面上闲逸的浮子，头也不回地说：“与其去做官，还不如像乌龟一样‘曳尾于涂中’。”

这个“持竿不顾”的怪人，就是庄子，宋国蒙邑（河南民权县）人，曾做过宋国管漆园的小官，史称“漆园傲吏”。

庄子放弃楚国相位，说明他很有钱吗？不，恰恰相反，他很穷，穷得只能住在“穷阎阨巷”，靠编草鞋过日子。有一次，魏王想召见他，庄子没有可更换的衣服，只好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衫，趿拉着破草鞋到宫里来。有一年宋国闹饥荒，庄子揭不开锅了，就去向监河侯借米。监河侯说：“好的，我现在正准备去收租税，等我收完了，就借三百金给你！”庄子知道监河侯在搪塞自己，愤然作色却也毫无办法。就这样，庄子饥一顿饱一顿，长期的营养不良，使得他面容消瘦、形体干枯。

庄子虽然穷，但穷得有棱角。宋国有个叫曹商的人，替宋王出使秦国。秦王喜欢他，就赠给

他一百辆车子。曹商回国后，立马跑到庄子的住处炫耀：“庄周啊，像你这种住在棚户区的人，瘦得像根豆芽菜，又没多大本事，我是比不上；而能见到大国的君主，获得丰厚的礼物，这才是我的强项！”庄子看着曹商的暴发户嘴脸，讥讽道：“听说秦王得了毒疮，遍召天下人去医治。谁能把秦王的痔疮舔干净，就能获得五辆车的赏赐。你该不是那个舔痔的人吧？”

庄子富有想象力，他经常把深邃的思想化成生动的寓言，来表达新颖的生命观。他的作品充满了田野气息，总有一种湿漉漉的韵味，如同天籁，在晨风中摇曳。在庄子的世界里，有“翼若垂天之云”的鲲鹏，有怒气冲冲挡车的螳螂，有自得其乐的斥鴳，有在蓬蒿之间腾挪的鸟雀，这些意象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无限宽广的思维空间。有一天，庄子躺在草地上睡着了，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栩栩然进入了逍遥之境。过了一会儿，他醒来了，对自己还是庄周感到十分惊奇和疑惑。他认真地想了想，不知道是庄周做梦变成蝴蝶呢，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庄子的这一疑问，给后世留下了无尽的思考。

庄子一生都在追求精神上的自由，有时难免遭遇人生中的迷障和尴尬。有一次，庄子与弟子

在山里行走，看见一棵长得弯曲而茂盛的大树，伐木者却不砍伐它。庄子忙问原因，伐木者说：“这棵树没什么用处。”中午时分，他们来到一户农家。农夫准备杀一只鹅款待他们。农夫的儿子问：“一只鹅会叫，一只鹅不会叫，杀哪一只呢？”农夫说：“当然杀那只没用的。”弟子问庄子：“有用与没用，先生选哪一个呢？”庄子笑着说：“我将处于有用与没用之间。”看来，面对险恶的二难选择，庄子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庄子唯一的朋友是惠施，以善辩著称。他俩经常在一起争论，碰撞出智慧的火花。有一次，庄子和惠施在濠水边散步。庄子看着水里的鱼，羡慕道：“鱼在水里，多快乐啊！”惠施说：“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呢？”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这个故事，就是有名的“濠梁之辩”。后来，惠施做了梁国的相国，庄子前去找他玩儿。有人在惠施跟前说坏话：庄子这次来，可能要取代你的相位。惠施一听，吓坏了，急忙发动手下人搜捕庄子。庄子闻讯，直接找到惠施说：“南方的凤凰，想从南海飞到北海。非梧桐树不栖，非竹实不食，非山泉不饮，而猫头鹰却担心凤凰抢它的腐鼠。你恐怕也是这样吧！”惠施被庄子抢白得面红耳赤，连忙赔不是。

人与自然

春润

◆游磊

当我漫步在故乡脚下这片充满生机的热土时，心中的感慨油然而生。

我不禁联想，我的祖先将足迹踏到这里的时候，一定是发现了这里的土地肥沃。

或许那是个万物萌发的春天，北方的大地刚刚开始解冻，到处是一片冰雪融化后的湿润。一种天然的春润之土立刻唤醒了那位硬汉的心怀，那是从山西一个叫洪洞的地方挑着担，一路远涉向东开荒种田的汉子。当他经过一片土地平坦且有河流缓过，到处有生长繁盛的野珍，柴草树木茂盛苍郁时，他才终止了疲倦的脚步，将担上的妻小安置下来……

春去春又回，多少个岁月更迭，家族血脉的繁衍不息，靠着这片土地及河流，祖先就在这里创下了地广人厚的家业，留下了殷实富足的日子给子孙，也留下了子孙繁荣昌盛的希冀。

从此，他的一代又一代后人拥有了这片赖以生存的地方。也才拥有了岁月的轮回，也才拥有了春天的润和景。

二

故乡春天的早晨依然带着丝丝的凉意，花草还沉睡在春天的梦里，精致的家园惬意地享受着满园关不住的春色，踱步在乡间的小路上，嗅着淡淡的清香，不得不思恋着春天的风韵。

春天既是花的天堂也是叶的享有，既是开花的季节也是落花的时节。当我们不禁为第一树绽放的桃花失声惊叫时，已到了三月初的春天了；杨柳也只有嫩嫩的芽儿；梨树、丁香，也都已含苞待放；只有，桃花在春风中摆弄着一枝独放的娇容，若春风给了桃花别样的风情，那么杨柳、梨树、丁香恐也不例外。

在清风轻柔的怀抱里，杨柳渐渐地长出纤长的枝干，演绎起了杨柳扶风的千娇百媚。丁香、梨花，也在四月的怀抱里步入了开花的年纪；丁香那淡蓝色的小小花瓣，貌似透着丝丝的忧伤和阵阵的落寞，好像哀怨着不公的爱，好像痛着不该的恨，把悲情、苦楚悠悠写在脸上。梨花却别有一番风情，悠悠已经爬上枝干，而梨花敢把清逸、俊美写在枝头，在绿叶的衬托下，像是穿着白裙的花季少女，柔情似水坚贞高洁，不忧，也不惧。似有与叶同开同落的不悔姿容。

然而花开终有落败时，当梨花、丁香还沉浸在初绽的美梦中时，早开的桃花已纷纷而下，也许每种花都有自己花开的季节，落下，也可能才是一首侧人心扉的诗章，开着就静静地绽放，落下，就深深地去爱大地深沉的怀抱，去爱超越凡尘的另一片世界，去等待落叶一起消逝彼此的魂，去等待梨花丁香一起摔破春天的梦想。

春天里，不只是桃花、梨花、丁香、杨柳……在我的记忆中，春天里还有家门前的潺潺河流，如倾如泻的麦田，一望无际的油菜花。

那小河中住着的鱼儿，那溪水边的几双小小的脚丫，让我不禁又想起了，七个孩子八个坑，那像是陈旧的回忆，却又历历在目，只因岁月已将我初春的梦落去。这时也许还有小小的脚丫依然荡在小河里，然而，这一切，已成他人新生的梦境。

春天里的麦田像是旺盛的生命，曾记得小时候的我们却总喜欢把火热的生命踏在脚下，在那生命的怀抱中肆意的嬉戏，而这时只有敬畏、感激。也许成长给了我们另一种心智，让我们以另一种姿态活着，即使再累也要忍耐，忍耐着一切的一切。

在这春天里还有一种特别的记忆，缠绕在我寂静的梦里，那是我春天特有的符号，只因它在曾经的一个春天浮现在我的梦里，就此，在我的梦里生根发芽，一首“朋友，别哭”荡起了多少的难以忘怀的往事，“有没有一扇窗，能让你不绝望，有没有一种爱，能让你不受伤，看一看花花世界，原来梦一场，有人哭有人笑，有人输，有人老，到结局，还不是一样。向前走，就不可能回头望。”是啊，是否有那么一扇窗，全都透着阳光，是否有那么一种爱，让你不受伤，也许它就存在，而朋友就是那扇窗，情谊就是那份爱，春天里友谊在发光发亮，春天里还有许多，许多的生命，许多的希望，许多的落寞，许多的记忆，忘不去，抹不去……

春天的桃花你就娇艳地开吧，把你“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尽情地在春的怀抱中演绎吧，春天注定要成了它们的梦，也碎了它们的魂；梨花你就把你的清谈、恬雅，在这幅水墨画中尽情描绘吧。当春声将近时，这次与春美妙的邂逅即将结束，好似还没有醒，就即将又要沉睡，对于这一切那么的清晰，又像是梦境，也许我不曾奢望停留，只求美梦一场，给青春的岁月里铭刻一丝丝的记忆，只因我也留不住，也不知靠什么去留，难道只靠一颗真心吗？不管春为了什么而来，为了填充这段岁月的空白，还是根本就是游戏一场，而我还是感谢上帝给了我别样的青春色彩。

三

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矜持的春天被油菜花映衬得明快起来，田野里愈是生机一片了。微风徐徐拂过，让人沉溺到田野里的笑靥中，心情也变得愈加舒畅与敞亮。

油菜花是黄色的海洋，是乡间洗不去的记忆，在油菜花的海洋里，缠绕着蜜蜂、蝴蝶翩翩起舞，生命是相对的，只有互衬的生命才能彰显意义，在那片天地里，三者一体，给了生命新的意义。

你看，阳光下，那种肆无忌惮的黄，彰显着一种高贵，一种傲气，一种大气，一种霸气。黄得酣畅淋漓，黄得令人眼花缭乱，黄得令人激情澎湃！看着这无边的金黄，你会觉得黄色真乃天下绝色。

阳光尚不及夏日的炙热，所以空气中弥散着的香气也没有夏日那样浓郁，这反而令人更觉神清气爽了。春风中看花枝颤动，一种诗意，一种词情，一种画境油然而生。不由记起清朝王文治《安宁道中即事》的诗句“夜来春雨润垂杨，春水新生不满塘。日暮平原风过处，菜花香杂豆花香。”由此看来，春色已被渲染得浓烈似酒。陶醉在油菜花深处，更觉心旷神怡了。正是这充满生机的油菜花让春意在心间荡漾，向热爱生活的人们传递着春天最精彩的篇章。

千百年来，尘世中忙碌的人们身心向往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但那毕竟是理想的幻境。“入耳尽天籁，恍闻寒泉与竹语；凝眸皆太古，朦见醉蕉荷薪归。”告别城市的喧嚣、舒缓快节奏的生活，来吧，在这里，你能听得见自然和谐的天籁之音；在这里，你能看得到自然和谐的桃园之景。

你看，春风中，那一抹金黄，黄灿灿，流金溢彩。这不正象征着家乡人的时光，都如金子般珍贵吗？

一个小时前，白云寺镇的宣传委员往群里发了一张工作照片，是他们镇召开扶贫工作会的情况。这是常规做法，各乡镇办按区里的要求召开会议部署工作，都会将会议照片发到群里，以示工作安排部署及时，有图为证。

问题出在会上，郁洋组织召开的是“全区脱贫攻坚工作调度会”，而照片上白云寺镇会场的电子屏上打出的会标是“白云寺镇脱贫攻坚迎检会”。如果搁在去年，这也无所谓。现在由于各种“迎检”工作被社会和媒体所诟病，尤其是一些自媒体引用、转发以后，舆论多认为是形式主义，今年全市脱贫攻坚会上几次要求不准搞脱贫攻坚迎检会，不准为迎检工作做专项准备。其实大家心里明白，会议可以开，统一名称“调度会”嘛，与脱贫攻坚相关的所有工作都可以称之为“调度”。

当然，市里的要求是在会议上口头传达的。正因为如此，才更加考验各乡镇办的头脑脑的情况。这是常规做法，各乡镇办按区里的要求召开会议部署工作，都会将会议照片发到群里，以示工作安排部署及时，有图为证。

问题出在会上，郁洋组织召开的是“全区脱贫攻坚工作调度会”，而照片上白云寺镇会场的电子屏上打出的会标是“白云寺镇脱贫攻坚迎检会”。如果搁在去年，这也无所谓。现在由于各种“迎检”工作被社会和媒体所诟病，尤其是一些自媒体引用、转发以后，舆论多认为是形式主义，今年全市脱贫攻坚会上几次要求不准搞脱贫攻坚迎检会，不准为迎检工作做专项准备。其实大家心里明白，会议可以开，统一名称“调度会”嘛，与脱贫攻坚相关的所有工作都可以称之为“调度”。

当然，市里的要求是在会议上口头传达的。正因为如此，才更加考验各乡镇办的头脑脑的情况。这是常规做法，各乡镇办按区里的要求召开会议部署工作，都会将会议照片发到群里，以示工作安排部署及时，有图为证。

正当两难之间斟酌，陈清打来了电话。

“张根财的蓄水塔被人偷了！”陈清说。

郁洋一惊，简直怀疑自己没听清楚。他想起陈清白天正带一个工作组下乡督导检查几个

多乡的扶贫档卡纠错完成情况，人就在白云寺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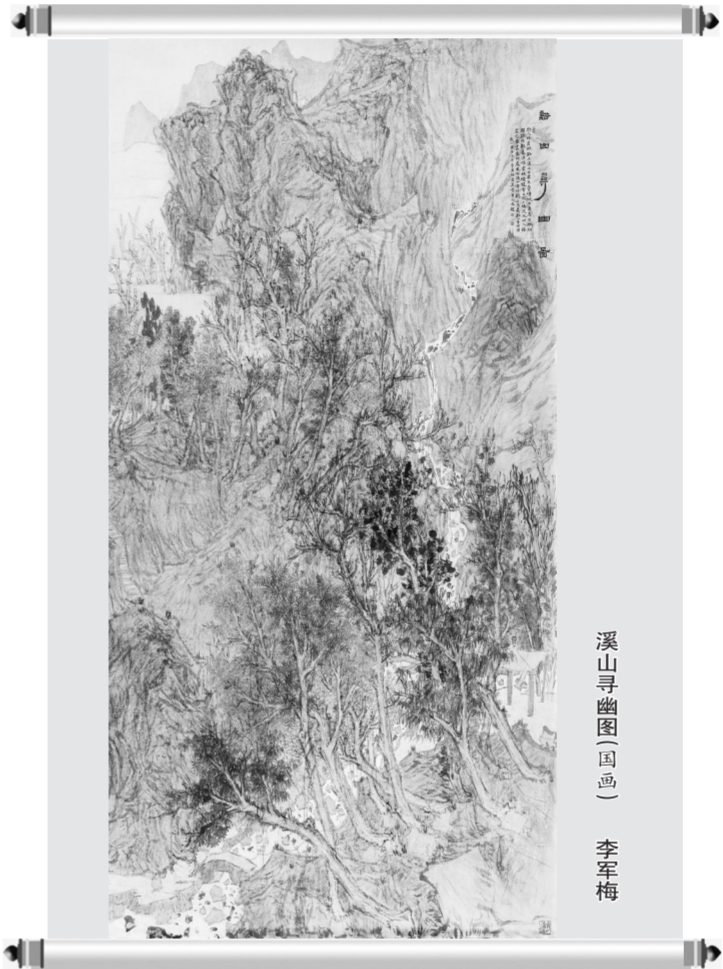
“怎么回事？”郁洋问。

“马鞍村第一书记连瑞告诉我。”陈清说，“昨天中午张根财去宝月湖洗澡，有人割断他厨房门口的水管，将蓄水塔偷走了。”

郁洋心里顿时冒火，宝月湖水是准城市的公共饮用水源，市人大出台有一个地方水源保护条例，任何人不准在湖内游泳。况且张根财年近七旬，假如出点意外，就算淹死在湖里也没人知道。张根财总能搞出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给他安装蓄水塔，郁洋一直隐隐觉得过于顺利，现在还不到十天，果然出了岔子，仿佛这才是原本该有的结局。稳稳心神，郁洋咬了咬牙，将一腔怒火给咽了下去。

“那个蓄水塔多少钱？”郁洋平静地问。

“一千二百元。”



荐书架

《问苍茫大地》：硝烟散去后的隐秘较量

◆董卉

人民文学出版社近日推出了著名作家、编剧石钟山的长篇小说《问苍茫大地》。石钟山自二十岁在《解放军文艺》发表小说处女作以来，先后出版长篇小说与小说集百余部，是深受读者喜爱的当代作家。他的小说《父亲进城》改编为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引起轰动，此后又有大量小说被改编为影视作品，他也开始跨界影视，担任编剧与制片人。其代表作《激情燃烧的岁月》《石光荣和他的儿女们》《幸福像花儿一样》《天下兄弟》《军歌嘹亮》《大陆小岛》等，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金鹰奖等各种奖项。

石钟山的最新长篇《问苍茫大地》，书写的是硝烟散去后的隐秘较量与无声激情；东北解放前夕，东北局社会部情报科长毕剑与代号为“老爷子”的国民党特务开始穷尽一生的“猫鼠游戏”，而奉命假扮“老爷子”妻子的，竟是毕剑爱人失散多年的姐妹，几个人物的命运由此相互纠缠，在时代大潮中激荡出一串浪花。石钟山本人把《问苍茫大地》称为“非典型”谍战小说，因为这部作品没有像典型谍战剧那样把重心全部放在跌宕起伏的情节、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上，而是重点展示人与人之间、人与人的较量，以及大时代背景下人物的命运。他认为这个作品中每个人物的命运都是与时代分不开的。

这些野菜，岁岁枯荣，春风一吹，一地灿烂。它们原是贫苦年月，囤里没粮，万般无奈之下，才权作果腹充饥，以度春荒的东西。今河东西，摇身一变竟成雅物。昨天东河，摇身一变竟成雅物。昨天大潮中激荡出一串浪花。石钟山本人把《问苍茫大地》称为“非典型”谍战小说，因为这部作品没有像典型谍战剧那样把重心全部放在跌宕起伏的情节、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上，而是重点展示人与人之间、人与人的较量，以及大时代背景下人物的命运。他认为这个作品中每个人物的命运都是与时代分不开的。

这些野菜，岁岁枯荣，春风一吹，一地灿烂。它们原是贫苦年月，囤里没粮，万般无奈之下，才权作果腹充饥，以度春荒的东西。今河东西，摇身一变竟成雅物。昨天大潮中激荡出一串浪花。石钟山本人把《问苍茫大地》称为“非典型”谍战小说，因为这部作品没有像典型谍战剧那样把重心全部放在跌宕起伏的情节、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上，而是重点展示人与人之间、人与人的较量，以及大时代背景下人物的命运。他认为这个作品中每个人物的命运都是与时代分不开的。

一个小时前，白云寺镇的宣传委员往群里发了一张工作照片，是他们镇召开扶贫工作会的情况。这是常规做法，各乡镇办按区里的要求召开会议部署工作，都会将会议照片发到群里，以示工作安排部署及时，有图为证。

当然，市里的要求是在会议上口头传达的。正因为如此，才更加考验各乡镇办的头脑脑的情况。这是常规做法，各乡镇办按区里的要求召开会议部署工作，都会将会议照片发到群里，以示工作安排部署及时，有图为证。

正当两难之间斟酌，陈清打来了电话。

“张根财的蓄水塔被人偷了！”陈清说。

郁洋一惊，简直怀疑自己没听清楚。他想起陈清白天正带一个工作组下乡督导检查几个

正当两难之间斟酌，陈清打来了电话。

“张根财的蓄水塔被人偷了！”陈清说。

郁洋一惊，简直怀疑自己没听清楚。他想起陈清白天正带一个工作组下乡督导检查几个

正当两难之间斟酌，陈清打来了电话。

“张根财的蓄水塔被人偷了！”陈清说。

郁洋一惊，简直怀疑自己没听清楚。他想起陈清白天正带一个工作组下乡督导检查几个